

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內，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為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含蟻，丘譏有迹之可嫌，封八輪為禾，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華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遽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基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于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

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谷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絃，所謂錯行，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於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懸，故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

其和焚矣大而黠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唯憤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
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
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

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
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
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
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於憤然而
盡雖在己所欲猶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

人者乎伍負其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
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猶
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
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
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寇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霆發而為光或
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
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
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為兩陷墜蟬
不得成其所欲為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

敬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絃
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
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
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憤然則縱心而
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
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
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知於
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己者不
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

已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憂
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己以俟在
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燦金
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
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
通而風雨時唯其絃而不通則雷霆奮擊
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
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為陰陽所
制無憂樂於會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
以為之賊陰陽所以為之寇為憂樂所陷

而不能逃也墜蟬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
慰幸意則敬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
於會中摩擊內熱則是生火焚其和理而
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
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
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召能憤然忘形於
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平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
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
死以知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

必則伍負其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佞倖兩
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
憂國故血化為碧伍負其弘知事君盡忠
而不知道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
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
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
水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
金火相中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忠孝
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
幸而遇閻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

乃焚天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休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勝之唯憤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庸齋曰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也長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曾參皆以孝而富身是不可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絃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之事兩陷謂人道陰陽陳蟬怵不安心若懸言其繫縛自苦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湯曾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

為物欲熏灼其為月者不能勝之憤然放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楮氏管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為真狗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凜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為汗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興教化故也若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為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為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大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為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冲和而立或得以寇

之者物為之累而氣動于中喜怒哀吡陰陽交勝冲和日損容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懸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者義頗明白慰敬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冲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大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為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為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大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

之形不勝大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和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憤然而道盡憤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

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於我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倍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絕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揚竿垂緇灌漑守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遠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立平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諾莊子以邑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鮒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知鮒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為巨鈞大緇有與事造業之意猶捷牛大魚食之至禪

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存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鮒魚之小縣令

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激江水以迎鮒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坩肩之謂也任公子為巨鈞大緇而得大魚於暮年之後世之輕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粟軒所謂荆條之竿蠶絲之綸是矣縣軒高也謂高名令聞

為齋曰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輕才揣量諷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今猶賞格言飾小說以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鮒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略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為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鈞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為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貴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故施澤及萬物豈止瀨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念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卷三

武林道士 楮伯孝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失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髮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真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脩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為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冢必發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腐齋曰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髮而下教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上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